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四 起天漢三年盡後元二年凡十二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癸未天漢三年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殺以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 班表中尉掌徼循京師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初榷酒酤 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榷音角酤音戶又音沽彴音灼 三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

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元玉爾雅曰祭地曰瘞薶薶其物者示歸於地也○瘞音意薶同埋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迹爲解大人迹見二十卷元封元年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師古曰羈縻繫聯之意馬絡頭曰羈牛靷曰縻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夏四月大旱赦天下　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愞棄市愞音懦軟愞三音

（甲申）天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　發天下七科讁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朔方郡屬朔方州唐靈夏州地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

其衆直於余吾水北（余吾水在朔方北山海經曰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於余吾）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鬬十餘日（考異曰史記匈奴傳云貳利於此降匈奴誤）游擊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大閼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夏四月立皇子髆為昌邑王（昌邑國屬兖州即山陽郡地其地在唐之宋亳單鄆四州界○髆音博）

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改太始元年（應劭曰言盪滌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要

斬巫祝也蠱厭求福也謂使巫祠祭祝詛厭魅以蠱惑人也 徙郡國豪桀于茂陵 夏六月赦天下 是歲匈奴且鞮侯單于死有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匈奴二十四長左賢王位第一左大將位第五 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爲有病更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居匈奴西邊以日入于西故以爲名至宣帝神爵二年撣來降。撣音纏 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

丙戌 太始二年春正月上行幸回中 三月詔曰往者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遙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今更鑄黃金爲麟趾褭蹏以協瑞應莊云古有駿馬曰要褭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褭音鳥 杜周卒光祿大夫暴勝之

爲御史大夫 秋旱 九月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班志谷口櫟陽二縣屬左馮翊師古曰谷口即今雲陽縣治谷是又曰醴泉漢谷口縣地隋爲醴泉縣谷口縣故城在縣西北○櫟音藥）注渭中袤二百里（袤長也○袤音茂）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谷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丁亥〕太始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宮二月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東海琅邪二郡皆屬徐州琅邪即沂密州也）禮日成山（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拜日於成山師古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登之罘（臣瓚曰地理志東萊腄縣有之罘山）浮大海而還 是歲皇子弗陵生先是帝巡狩過河閒望氣者云此閒有奇女子天子亟使人召

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得一玉鉤故號曰拳夫人又曰鉤弋夫人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人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趙人江充爲水衡都尉趙國屬冀州唐爲冀州其地又分入深州德州界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苑故稱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位列九卿秩中二千石初充爲趙敬肅王客敬肅王名彭祖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自請願以所

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穀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禪音單纚音徙又音史） 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爲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也孔穎達曰馳道正道御路也是天子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師古曰家使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 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太始四年（戊子）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

幸不其如淳曰不其山名因以爲縣應劭曰東萊縣也余據班志不其縣屬琅邪郡附錄帝之幸不其也祠神於交門宮神竝見且白且黑且大且小向坐三拜○其音基五月還幸建章宮赦天下　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鬭孝文廟中邑中蛇死　冬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畤西至安定北地二郡屬朔方州安定唐涇原之地北地唐寧慶鹽宥州地

己丑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　春正月上還幸建章宮　三月趙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彭祖景帝子淖姬事見十九卷元狩二年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昌亦彭祖之子班志武始縣屬魏郡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爲趙王　夏大旱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

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門候主守宮門出入之禁續漢志秩六百石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上林苑周回數百里恐姦人藏匿其中故大搜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陽石公主帝女也班志陽石屬北海郡　上且〔上〕甘泉攷正上甘泉上字原文誤作止字　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

庚戌征和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封澎侯涿郡高帝置屬幽州唐為莫幽涿深祁州地晉灼曰澎東海縣今攷班志無之○澎音彭屈氂中山靖王子也　是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諸邑琅邪縣以封公主故謂之邑與陽石公主皆衛皇后之女　上行幸甘泉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閎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髆音博　皇后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

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言留其事取上意裁決也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臣下無復外家為據競欲構太子言自衛青既薨之後羣臣以太子無復外家以為憑依競欲構成其罪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移日言日景移也黃門蘇文告上曰黃門屬少府以宦者為之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

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盧植曰左道謂邪道也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徵也故其字從出從示言鬼神所以示人者也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

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祀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醊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爲祠祭之處以誣其人又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强使之服辭服也灼炙也○醊音贅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爲大逆無道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皇后無復施牀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桐木人而獲之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

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事見七卷始皇三十七年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爲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婕妤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婕音接發中廄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廄皇后車馬所在也余謂中廄者天子之內廄也秦二世時公子高曰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非尊主皇后車馬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

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氂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疾置急傳也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櫓用自蔽也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

宣曲胡騎皆以裝會師古曰長水宣曲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長水之地侍郎馬通使長安馬通漢書作莽通通及弟何羅以反誅明德馬皇后惡其先有反者故易其姓爲莽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楫棹士主用楫及棹行船者也瓚曰楫長曰棹余據班表水衡都尉有楫棹令丞掌楫棹士之官也太初元年改典客爲大鴻臚鴻臚者凡胡會使之鴻聲臚傳以贊道九賓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去敺四市人二都及二京賦皆謂長安城中有九市廟記曰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五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爲一市此言西市蓋以東西南北分爲市也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街衢之側有溝以通水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寖多庚寅太子兵敗南犇覆盎城門師古曰長

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曰杜門三輔黃圖曰長樂宮在東直杜門故戾太子戰敗於長樂闕下南奔覆盎城門而出亡也司直田仁部閉城門班表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爲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言與之合而從之也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丘成力戰獲張光封通爲重合侯班志重合侯國屬勃海郡建爲德侯成爲秺侯班表秺侯國屬濟陰郡孟康曰諸今濟陰成武縣有秺亭○秺音妒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

略者皆徙燉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班志壺關縣屬上黨郡荀悅漢紀茂姓令狐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瞍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適子承大宗故謂之宗子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

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樂易也言青蠅往來止于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閒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漢丞相位三公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惟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湖縣屬京兆師古曰今虢州湖城閿鄉二縣皆其地○閿音聞俗作闅藏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閿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湖南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

入室距戶自經孫愐曰頸在前項在後故引繩懸其頸謂之自經以刀割其頸謂之自剄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班志新安縣屬宏農郡主人公遂格鬬死皇孫二人幷皆遇害考異曰漢武故事云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寤赦反者拜鄭茂爲宣慈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殺按上若赦太子當詔吏弗捕此說恐妄也上既傷太子乃封李壽爲邘侯班志河內野王縣有邘亭○邘音于張富昌爲題侯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三輔黃圖曰博望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游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

不終也

癸亥地震　九月商丘成爲御史大夫　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平干屬冀州本廣平也宣帝五鳳二年復舊名）　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上谷郡屬幽州唐嬀州地也）

征和三年春正月上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夏五月赦天下　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邸郅居水（邸抵同）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余謂追邪徑乃地名師古以爲從疾道而追之非也）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

水蒲奴水又在龍勒水南虜不利避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娩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危須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西至焉耆百里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陿晉灼日夫羊地名也師古日句山西山也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日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張晏日范氏能胡詛者匈奴犇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爲祖道祖軷祭也崔氏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記會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註云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註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爲行始也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祀以爲行神○軷音跋纍二督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

諸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班表內者令屬少府又據郡紀內謁者令郭穰內者謁者各有令丞皆屬少府豈其時復兼兩令乎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徇行示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長安城中八街華陽其一也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獄誅後雖欲復詣匈奴不可得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兵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晉灼曰決眭都尉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朋子雷電以擊匈奴功封煇渠侯煇渠魯陽縣也予據功表僕朋侯

煇渠食邑於魯陽雷電嗣爵雷電不自匈奴來降則決眭都尉非匈奴官也○眭音雖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據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匈奴傳燕然山在匈奴中速邪烏地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　帝之世自公孫弘後相繼為丞相者六人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及屈氂其得善終者惟石慶以醇謹自免餘皆不得其死雖帝性嚴國家多事然五人者謀國之忠或亦有未盡焉初弘為丞相起客館以延賢人家無餘祿繼其後者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已邱墟至賀屈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　秋蝗　九月故城父令公孫勇班志城父縣屬沛郡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言使督盜

賊淮陽太守田廣明覺知（高祖十一年置淮陽國時爲郡屬兗州唐陳州地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宛邱縣東南）發兵捕斬焉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師古曰陳留圉縣余按班志圉縣屬淮陽）圉守尉魏不害等誅之封不害等四人爲侯（不害當塗侯江德轑陽侯蘇昌蒲侯圉縣小史闗內侯）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所告非常故云急變）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上見而悅之謂曰父子之閒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横橋上（即横門外橋也○臨晉闗樹首光）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

求望思之臺於湖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闅鄉縣之東基址猶存○闅音閿天下聞而悲之

壬辰征和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

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黳師古曰黳小黑也江南人以油煎漆淬以飾物曰黳○黳音翳聲聞四百里　三月上耕于鉅定地理志鉅定縣屬齊國水經注作巨淀縣故城在淄水北縣東南有巨澱湖蓋以水受名也○淀音電澱音殿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於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

而已

或問乎楊雄曰神仙之道有諸雄曰吾聞宓犧神農歿黃帝堯舜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

夏六月還幸甘泉　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它材能又無伐閱功勞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師古曰言稱其職也踰於前後數公

千秋既為丞相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慰安眾庶乃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娛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

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何樂之聽自巫蠱之發陰賊侵身遠近爲蠱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先是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杜佑曰輪臺渠犂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其假司馬爲斥候斥拓也候望也言開拓道路候望也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時烏孫王尚公主故欲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宏上書言匈奴縛

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康曰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爲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師古曰匄乞與也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公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也蓍筮也龜卜也孔穎達曰卜筮必用蓍龜者案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辯吉凶也說文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璣草木疏云似藾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蓍生百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蓍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太王王季文王乃卜三龜一襲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注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蓍能出其卦兆之占耳案白虎通引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蓍陽也故其數奇所以謂之卜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向以爲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扣問之言之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蓍之德圓而神又說卦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此諸文蓍龜知靈相似

傳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史蘇欲止獻公之意詁云爾實無優劣也杜預鄭元因是言以爲實有長短杜預註傳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羣形故爲長數短者數是終末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爲短也鄭註占人云古人亦占筮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也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大事則卜立君卜大封大祭祀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皆爲大事鄭註占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惟卜不筮故表記云天子無筮小事無卜推筮筮人掌九筮之名一曰筮更謂遷都邑也二曰筮咸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三曰筮式謂筮作法式也四曰筮目謂事衆筮其所要當也五曰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六曰筮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筮祠謂筮牲與日也八曰筮參謂筮御與右也九曰筮環謂筮可致師不鄭註古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僖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藪音叡附錄史記龜策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

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視當作示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

自縛其馬不祥甚哉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視古作示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公車方士方士之待詔公車者太史謂太常治星習爲天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眡祲者皆屬太史太卜屬太常有令丞○眡音視祲音浸匈奴必破

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遍卜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據班史匈奴聞漢軍當來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詛音詛又去聲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併自離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謂欲使刺單于以報忿也師古

曰言五伯尚恥不爲況今大漢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提謂提挈之也掖謂兩人夾持其兩掖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余謂慮其挾兵刃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擅賦非常賦也師古曰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按趙過之爲代田也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以故田

多騁闕過試以嫌宮卒用其宮騎幟謀得擊搒多其射用嚼一斛以上逮及也澤雨澤也膚功也膚撫擧言撫功共作也○賦音賦芋音予吞自三聲能音柰稷音嘯稷二聲瞻音軟又平聲又去聲又音協

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考異曰荀紀作七月漢書作八月按長歷是年九月壬戌朔言八月是也

衛律害貳師之寵會匈奴單于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師古曰祠兵與社同社祠社也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

是歲匈奴與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

今欲與漢和取漢女為妻歲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亦遣使者報送其使留三歲乃得還

後元元年（癸巳）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昌邑哀王髆薨　二月赦天下　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坐祝詛自殺考異曰功臣表云坐為詹事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公卿表云坐祝詛按成不為詹事功臣表誤也　初侍中僕射馬何羅與江充相善班表侍中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郎軍屯騶宰永巷宦者皆有僕射

沈約曰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之久次者為僕射東京又屬少府猶無員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光武改僕射為祭酒漢世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馬何羅為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得入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

宮還拔佩刀驚卻華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重合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何羅兄弟懼及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為逆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磾音低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無何猶言無幾時也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臥內天子臥處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馬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胡頸也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秋七月地震往往涌泉出燕

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附錄初燕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亦燕丹遺風也）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班志良鄉縣屬涿郡安次文安屬勃海郡良鄉安次二縣宋皆屬涿州文安縣唐為莫州）上由是惡旦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掖庭屬少府有祕獄凡宮人有罪者下之）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附錄褚先生曰夫人

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漢武故事云既殯香聞十里上疑非常人發棺無尸衣履存焉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　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甲午後元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甘泉宮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張晏曰五柞宮有五柞樹因名水經注五柞宮在長楊宮東北八里○盩音舟厔音只柞音昨　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

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宏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長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愼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爲帝弄兒帝甚愛之嘗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上官桀少時爲羽林期門郎從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

其材力遂得幸爲未央廄令未央廄令爲太僕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己由是親近爲侍中稍遷至太僕三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後事丁卯帝崩於五柞宮臣瓚曰壽七十一入殯未央宮前殿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初隆慮公主子昭平君隆慮公主景帝女班志隆慮縣屬河內郡○慮音閭尚帝女夷安公主班志夷安縣屬膠西國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弟謂女弟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

用吳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時有待詔公車者有待詔金馬門者朔自待詔宦者署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以朔為中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宏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學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

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班志鄂縣屬江夏鄂邑公主所食之邑伏儼曰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余據鄂邑公主即蓋長公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續漢志本註符璽郎中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三月甲辰葬孝武皇帝於

茂陵先是陳皇后與衛皇后皆以罪廢而上母鉤弋夫人又以誅死俱不宜入太廟霍光乃緣先帝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　追尊鉤弋夫人趙氏爲皇太后起雲陵　濟北王寬坐禽獸行自殺（淮南厲王子勃徙封濟北王寬其孫也）　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眞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欲贏葬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王孫報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

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隔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謂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眞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祁侯曰善遂羸葬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漢書失其名今補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五 起始元元年盡元鳳六年凡十二年

孝昭皇帝上 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張晏曰後以二名難諱但名弗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劭曰禮謚法聖聞周達曰昭　在位十三年改元三始元六元鳳六元平一

乙未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 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蹡蹡金為衣兮菊為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己亥上耕於鉤盾弄田 弄田者天子宴遊戲弄之所也 夏益州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

為蜀郡奔命往擊大破之犍為蜀郡皆屬益州犍為郡唐瀘戎嘉敘榮資簡州地蜀郡唐成都府彭蜀邛州翼茂州之地臣瓚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發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李奇曰平居發二十以上至五十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為奔命奔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是余據左傳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奔命者赦急之師固不拘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也　秋七月赦天下　大雨至於十月渭橋絕附落拾遺記云帝嘗游渭水使羣臣漁釣為樂時有大夫任精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頭有一角長二尺牙出脣外帝曰此魚鯉之類非珍膳也乃命太官為鮓骨青肉紫味甚美　武帝初崩賜諸侯王璽書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蓋符所通用也秦漢以來推至尊以為稱　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小則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鄧林曰壽西姓長名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刺探也刺音戚○及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

詔得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詔言受詔得職事發兵為備也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所廢而不被用也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即與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臨菑齊郡太守青州刺史治所殺青州刺史雋不疑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缾侯成知澤等謀成蓋菑川靖王之子班志缾侯國屬琅邪郡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續漢志大鴻臚丞秩千石連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遷雋不疑為京兆尹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改右內史為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尹正也師古曰京大也兆者眾數言大眾

所在故云京兆也鄭道元曰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孔穎達曰釋詁文以萬億曰兆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大數以萬爲等萬至萬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益封缾遂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九月丙子秺敬侯金日磾薨秺音妒磾音低初武帝病有遺詔封金日磾爲秺侯上官桀爲安陽侯水經注陝縣有安陽城霍光爲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也取其嘉名無此縣也皆以前捕反者馬何羅等功封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光等亦不敢受及日磾病困光白封日磾臥受印綬一日薨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

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班固讚曰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冤失職者　冬無冰

丙午始元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左將軍桀爲安陽侯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遂拜楚元王孫辟彊及宗室劉長

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辟彊紅侯富之子好讀書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淸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及是光欲擇用宗室以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欲用之或言德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是職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月卒　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無種食者　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殰敗也罷讀困也苦之也服苦也鄭元曰內敗曰殰陸云謂懷任不成也殰音瀆○常有欲和親意不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是歲單于病且死

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顓渠閼氏單于之正室也位大閼氏上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卽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城匈奴諸王長少歲正月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今二王自居其本處不復會祭龍城也匈奴始衰

丁酉始元三年春二月有星孛於西北　秋募民徙雲陵　冬十月遣使祠鳳凰於東海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郞亦然桀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

爲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地理志蓋縣屬泰山郡師古曰食邑於鄂爲蓋侯所尚故曰蓋長公主蓋侯王充武帝舅王信之子子客子賓客也丁姓外人其名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在未央宮中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温而芳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爲倢伃安爲騎都尉爲安父子與霍光爭權謀亂張本時丁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胡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立祠祀之

戚始元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秋七月詔曰

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傭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西南夷姑繒葉榆復反姑繒葉榆皆西南夷別種其所居地在益州郡界葉榆澤名武帝開爲縣○繒音情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此益州刺史所部兵也漢武帝元鼎中分雍州之南置益州應劭曰益阨也所在之地險阨也應劭風俗記曰疆里益廣故曰益州華陽國志漢中廣漢蜀郡越巂益州牂柯巴郡皆屬益州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　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是歲上官安爲車騎將軍考異曰昭紀作驃騎今從百官表外戚傳

己亥始元五年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趙父爲順成侯順成侯趙父鉤弋夫人之父也父時已死追封爲順成侯置園邑三百戶於扶風順成侯有姊君姁姁音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孔穎達曰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麤者爲

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為殊無在位者　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未央宮北闕蕭何築也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班表公車屬衛尉天下上事皆總領之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聵衛靈公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晉趙鞅納蒯聵于戚欲求入衛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聵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

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補註夏陽即今西安府之韓城縣）姓成名
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
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考異曰昭紀云張延年傳不疑傳云成方遂今從不疑傳）後趙廣漢爲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
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不疑不
疑固辭不敢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　夏六月封上官安爲桑樂
侯安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
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　罷儋耳眞番
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儋耳郡元封三年置眞番郡今皆罷之○番音潘）　秋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
平擊益州叛夷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諫大夫
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

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
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延年故御史大夫周之子也
庚子始元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
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鹽鐵事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四年均輸事始見二十卷
元鼎二年酒榷事始見上卷天漢三年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桑
宏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
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百姓皆得鬻鹽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按班史藝文志有鹽鐵
論十篇今行於世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稟食不至稟給也掘野鼠去草實
而食之蘇林曰掘野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去謂藏之也音丘呂反今北方野鼠
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實乃頭夫藏耳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
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能網者能結網也紡

(繳者紡生絲以繫矢也檠弓弩者輔正弓弩也)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服匿如罌小口大腹方底用以受酒○靬音軒繳音灼)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在漢與李陵俱爲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子卿蘇武字)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

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班表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決別也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及壺衍鞮單于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與

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西國謂西域諸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言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

矢刃摧士衆滅分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旣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程大昌演繁露曰牛羊豕具爲太牢有羊豕而無牛則爲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則失之矣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班表典屬國本秦官掌歸義蠻夷漢因之其後省併大鴻臚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附錄武旣歸陵遺之以書武報書曰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譜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死於家室瓜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樂前功名雖尚說忠與亡無異宜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說乖義當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分歸漢室了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非離避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悲鳥能不依依陵又答武書曰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

目昔笑謔與爲歡胡地元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
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
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
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鄉
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
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
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
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
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
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
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
衆對十萬之師策疲乏之人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
北滅迹掃塵斬其梟帥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
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
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
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
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
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
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

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
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
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
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
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
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
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
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
囚縶韓彭菹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
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
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
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
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
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
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
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
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
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
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
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
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
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

蹀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王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講音溝又音遺毳音翠　霍光上官桀與李陵素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之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曰我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汝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柰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

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遂死於匈奴　夏旱　秋七月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戸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詔以鉤町侯毋波鉤町西南夷也武帝開爲縣屬牂柯郡雖置官吏而仍以其君長爲鉤町侯使主其種類○鉤町音劬挺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以爲鉤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辛丑元鳳元年應劭曰三年中鳳皇比下東海海西樂鄉故以冠元春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憫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國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武都氐人反武都郡屬涼州氐人即白馬氐也魚豢魏略曰其人分竄山谷或號

青氏或號白氏道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師古曰姓馬適名建也據功臣表弓高侯韓穨當之孫說以校尉擊匈奴功封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復以破東越功封按道侯後爲衞太子所殺子興嗣侯坐巫蠱誅後元元年復以說子增嗣龍頟侯增興弟也按志龍頟侯國屬平原郡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民也余謂此刑徒輸作三輔及太常者也○頟音洛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既　八月改元　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桀又令燕王旦上書曰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也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卒不許桀安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太醫監充國史失其姓太醫

監屬少府闌入殿中闌妄也漢制諸入宮殿門皆著籍無籍而妄入謂之闌入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桀等又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張晏曰都肄郎及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大會試之漢光祿勳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都肄謂總閱試習武備也余謂以下文都郎二字觀之則師古訓都肄為總閱者非也道上稱蹕天子出稱蹕以清道止行人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飲食之具太官屬少府主膳食凡車駕所幸太官先往其處供置又引蘇武使匈奴

二十年不降乃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衞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當者以之自任也）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補註畫室者室中有畫所畫周公負成王圖故名畫室）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近耳謂光往廣明都肄郎時是近日事余據廣明亭在長安城東東都門外水經註京兆奉明縣廣成鄉有廣明苑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移於苑北以爲悼園在東都門外）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等十二官令丞又有中書謁）

者等七官令丞續漢志尚書令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余據表則尚書中書爲兩官據續志則合爲一官此時既有尚書則與中書謁者爲兩官明矣沈約曰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席尚浴尚食尚書故謂之六尚秦時尚書有令有僕射有丞至漢並隸少府武帝使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事昭帝即位霍光領尚書約又曰漢武遊後庭始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罷謁者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宮謁者令非其職也沈約亦以尚書中書爲兩官明矣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言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

心臣漢文武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
疏賢士景帝信誅鼂錯兵解遂蒙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
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
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
語相平（平爲燕相史失其姓）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
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
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旣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
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讙不可止（讙音喧）大將軍恐出兵
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
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王莽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丞

相病舉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安又謀誘旦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菟與兔同且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如淳曰特為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宏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與羣臣妃妾別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填渠骨籍籍兮亡居

求死子今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閒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泣會天子以璽書讓旦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亂賊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劒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我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人賜旦謚曰剌王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先是有烏

與鵲鬬燕王宮中池上烏墮池死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圂音混鬴音釜薊都大風雨拔王宮中樹七圍以上者十六枚壞城樓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祀之鼠舞不休夜死大雨虹下屬燕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流星下墮而燕王不悟　庚午右扶風王訢為御史大夫　冬十月封杜延年為建平侯燕倉為宜城侯故丞相徵事任宮捕得桀為弋陽侯文穎曰徵事丞相官屬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贓罪免者為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班志曰弋陽侯國屬汝南郡丞相少史王山壽誘安入府為商利侯如淳曰漢儀注武帝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久之文學濟陰魏相對策濟陰郡屬兗州唐為曹州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

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爲諫大夫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大夫張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初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較無所遺失武帝奇其才故擢爲尚書令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太僕正卿右曹給事中加官也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曹以表給事中掌顧問應對位中常侍下並得出入禁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致之於罪法是歲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

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卽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壬寅元鳳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　六月赦天下　是歲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癸卯元鳳三年春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起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處有白烏數千集其旁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魯國眭弘上書班表符節令屬少府秩六百石續漢志曰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漢改秦薛郡爲魯國屬豫州古兗州地○眭音雖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

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班固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及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世祀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言之漢承堯運協於火德得天統矣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衆伏誅弘字孟少時好游俠鬬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

匈奴單于使犁汙王窺邊據王莽時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汙王咸則犁汙王所居地蓋近塞下也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班志三縣

昔屬張掖郡賢曰日勒縣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續漢志張掖屬國都尉治居延縣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犂汙王義渠王屬國義渠胡之君長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犂汙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　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侯史姓也吳其名也晉武帝時有侯史光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田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大將軍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

議者如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師古曰外內謂內朝及外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謂丞相素無守持而爲好言於下言丞相本非立意與人爲異者但其素行喜爲美好之言以悅下耳師古以爲好與在下之人言議則失本文語意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言在位已久是謂故舊又嘗及相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閒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卒下之獄夏四月仁自殺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

要斬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覺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余謂言與千秋共事終其身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時千秋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入殿中人因呼為車千秋　冬遼東烏桓反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眾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遼東郡屬幽州唐營置安東都護府於其地東胡載見十一卷高國六年後漢書烏桓之地在丁零西南烏孫東北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上谷漁陽北平皆屬幽州上谷唐媯州漁陽唐薊州北平唐平州之地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眾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

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閒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度遼將軍蓋使之度遼水以伐烏桓至後漢遂以爲將軍之號以護匈奴）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旣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甲辰）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甲戌富民定侯田千秋薨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　三月以王訢爲丞相封宜春侯　夏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將作大匠屬官有左右前

後中五校令掌五校士六日成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太常轑陽侯德免為庶人文穎曰轑陽侯國郡清河六月赦天下初杅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龜茲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杅音汙彌音迷龜音邱茲音慈貳師擊大宛還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元年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考異曰西域傳作當歸今從昭紀及傅介子傳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西域之東垂也近漢當白龍堆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四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而相似也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

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班表太僕屬官有駿馬監北地郡屬涼州刺史○裴音父屬音隊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班表大鴻臚有譯官令典屬國有九譯令皆掌譯此譯則樓蘭國之譯人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

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臣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三輔黃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塡撫之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為平陵侯傅介子為義陽侯介子少時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至是果以還

續封侯

臣光曰王者之於夷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爲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毛詩注曰鞠告也將戰之日陳其師旅誓告之也）明致其罪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彊而爲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功過矣

乙亥元鳳五年夏大旱　發惡少年及吏亡者屯遼東　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班志鬱林故秦桂林郡）　冬十一月大雷　十二月庚戌丞相宜春敬侯王訢薨

丙子元鳳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徙築遼東玄菟城　夏赦天下　烏

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冬十一月乙丑以楊敞爲丞相少府河內蔡義爲御史大夫河內郡時屬司隸唐懷孟衞州地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三終